



宋學上文集卷第三十九

南死別集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
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
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
里而參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
開之以祕箴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
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
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
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
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寶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入
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
致虛極守靜焉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
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焉無以臻純默之



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
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
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
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
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
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
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
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
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昇者非玄關一竅也
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
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
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雲多
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

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
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為還樸為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
高士極愛器之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
傑監察御史臣鍾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
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
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
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覆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
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大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
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父之養為
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 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

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
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

天固未知消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

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

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口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

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

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

申前言濂以未暇為荅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

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

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

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

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

說為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

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復姓

為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

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毋忘之慎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為傑之

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

係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古行臺省於外蓋為征討權宜之計至唐

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今之至今相沿而不革

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為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

各一人以協和憲政統馭人民河南閻希曾由鄉貢進士擢

為起居注皇上愛其才優俸肄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

幸歸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令乃授山東承宣布
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鍾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故
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於事奉上地鏡沃

宸衷軫之百司恭布誰其綱政乃無斁乃 詔近臣爾純

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且臣鍾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

任匪輕 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純拜

稽首即日啓行 若臣 心共底降平我知闕子有學有文

五色燁然出類超群子之往矣斯建功勳貯見政績邁于古

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寸尚勉旃服之毋忒

宋惟善字辭

宗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

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

為同宗予侍 講禁林日 惟善以學行貢諸朝

有加以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錄事權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

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瀕行惟善

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公文墨之冗口弗暇治

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是行叔父寧終新一辭乎予笑曰惟

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三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

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俾於

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卒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

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

妙陽行陰具萬理相稟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

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微美內功既加外聞益後積久發弘上

簡 帝震峻霄穹官日若 君恩如天無不覆燾

昧昧思之非忠莫報惟佐方穀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

味昧思之非忠莫報惟佐方穀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

威孰滯盍疏孰盍剪孰才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
之推成已成人廢其在茲我著我辭徵厥名字揭諸座隅以
示義史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濼口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
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濼臨濼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
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
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塋鳳陽縣
之延陵村二塋同域繚以周垣植以松栢外立高楔表署名
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耒耜書詩為業敦崇本基
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物恂恂不能以辭氣加人人
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
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媿友不復為自蔽計家法素謹男耕
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為善良焉先德之忠

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泰被官使
皇上念及舊勲勅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
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
夫人

天恩深厚音及泉臺而塋間窆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闕典
歟敢具書以為吾子請濼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
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嗟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
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濼與公交游
十有七年知公之勲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白
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立之體不暇郵
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
辛卯江淮兵起剽殺相屠劉氏遑遑無所寧足口公奮然曰文
夫當出奇剪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推牛甕酒率健

少年與欽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由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白守老弱強者依為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作驅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公為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悍卒橫賦民

糧曰寨糧務

賤剝以盡民公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

受白金者公

結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誣

之即圖白金

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截棄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

是非誣耶眾環公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

為衰幸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為中書左司

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

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竒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脩

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

多智允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

改兵部公宅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

衰辱請致其事

上閱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

終身公退卜居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公舊勳海

詔中書起公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領致仕詔如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瀟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失書則公之勲業不暴白於世公之勲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公娶趙氏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鑿鑿雖登世鑽擢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鉞鈞銘銓皆亦嶄然見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酌先塋相率而讀瀟文則曰吾翁之顯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

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亦不敢忘是則忠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則瀟文為忠孝勸者夥矣非止為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公字德夫自號為寧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

物之積也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膚寸及其精也氣盈黝黝可以沛甘霖而資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瀟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為功也單氏世為善良自累葉馴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馳贈所覃上及二代大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勸於人人焉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尼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遠望出琅琊郡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姒姓有魯氏子孫奔西戎世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謙又改為符符與符實異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為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來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

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童生二子元貞
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
名文昌其字為孟庸為人溫厚州縣以為可用貢于朝
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文為子觀儀曹時文昌承
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其父棄捐館舍文昌之
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
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
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
示後昆非藉先生之靈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
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
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
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
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國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
賤慎其昏媾辨其親疎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

蘭隱亭記

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
者有如避讎今特為文昌析符
略者無它悖本也
而并著其世系之

蘭隱亭者餘千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俗
交并皦皦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
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
批糠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上之操者惟蘭為然乃
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甌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
風熒熒動人蘭於斯時王茁其芽而紫鵲翹然其顛清馨襲
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統
百迴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
蒼莽兮生暮寒望美人兮不徠撫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
遯君子聞往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

陟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亦只華卿遂相與
肆筵設席以為驪室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
解華卿之意一餘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而聞禁林虞文
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辭華
卿扶携耄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
合廓清華卿始旋故甲其棲與蘭皆化為槁薪華卿慨然如
失良友遽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遠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
不仕無義子奈何滿是而廢恒經手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
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醜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
髮垂頰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
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
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占者之攀天子也諸
侯熏大夫蘭士庶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
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也苑及許昌宮中種

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悅茝蘭亦
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
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為佩哉且豈則鬱金熏則零陵香
茝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
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
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
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
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
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
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
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
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
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
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廁肥遯君子之末尚能製猗蘭之操使

使善琴者彈之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居楚鄭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廢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寔盛咸繅藉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嶷然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為

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輒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者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艷其聲光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精疎入於密微而後已廩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鐸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拾遺衰入心感否為言二公深加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補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為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道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府君力白部使者後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

御酒肉鷄初鳴衣冠坐堂上乘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克紹其先業宗族如實皆遇之有道人有不平赴懇於庭府君片言在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其月日返塋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昇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稟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侍史官朱芾所為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為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

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煒煒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藩大藩言言繼之惟艱孰冒於詩震撼四夷位則孔甲名譽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百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胄我經我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九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繡衣焜煌諮詢憲章告以否臧肯矯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誰贊爾軍厥志未終遘此閔凶下有幽宮馬鬣其封穹碑勒石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裔是徵
恭題幽風圖後

臣瀛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方快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

青易致損壞命良工卷軸以傳悠久爰下令俾臣題
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吉成王故備
悉稼穡之艱艱自于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
官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女蚕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
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
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勩之狀
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
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
中執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
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
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又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
益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措

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二
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予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家上之文為請予
憤蘇氏矯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濡毫
為之江右陳聞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國子初教曾君士勗所
為狀來謁銘嗚呼聞遇子持厚何敢靳一辭不發其先德於
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
叔明之裔有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
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城又自德安徙撫州
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
鄉之槎溪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
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婚娶事出言持論意
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

乘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即躍
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
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嚙成羣所蹤踏處絕無一人
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白度鄉里健兒一呼之
間可得千人甲冑糧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
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驚喜
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即署文牘遣府君問道白江西行中
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即從所請獎勵者甚力府君還
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
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
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盡起先令騎兵
餌敵敵至即退二里所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
突出賊後殲戮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尹
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隸鄉

有韓家岩冠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
君欲以文困之紹曰鼓行氣壯將寇是剪公欲坐老我師耶
揚旗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今戰不擇
利雖頗收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
疲鼓譟爭四出府君注矢穹孤獨當一而賊至輒殲之轉鬪
田間時秋禾垂熟馬饑亂走府君中流矢亟下馬拔刀與賊
步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
木穗所冒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
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浮藻嘗語人曰君子
當真知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以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
遊而揭文安公猷斯尤號為知己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
繼危君素葛君元哲番陽李君存祝君蕃家章揚君鑑皆使
諸子執贄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輕財好施
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歿識與

不識皆潛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真世為儒家
其曾相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瑩父居仁母支氏九
歲失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
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
兵戈殘毀之餘棺槨亦余皆極其精繆且曰老姑以女遇我
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兼報之手君子以為賢當府
君之歿夫人痛不得屍還塋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
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歲諸櫛中泣謂諸孤曰
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
父體魄之存也待吾他日身歿當并冠衣與吾同穴塋庶幾
後世不以汝父為虛墳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三年辛
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七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
日間遵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
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

卒次以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
平曰石曰祺曰謀曰位曰儉曰傲曰佻曰鑑孫女六人適胡
琮饒鶴萬梓文彬黎應辰胡泰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援曰鄧
曰拂曰挺曰回曰授曰拱曰申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
某王其周某餘幼在室嗚呼君子之澤何其演迤而深長哉
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冊世之相去
雖遠子孫復能推義為忠期與國家殄寇則其所志甚大非
直欲保族望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
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
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不建人極靡孱民衷前聖敷訓為世鉅
防孰遵行之其道弥章九江有陳合侯而食流澤沛滂炳煥
今昔元季政靡亂生楚疆絳中眺瞻執戈以在有烈丈夫秉
氣飛猱嚼齒罵賊誓不俱生躍馬入城捐拜上官披陳肺腑
翰苑刊

肩避險巖赤手一呼從者及千敵有蛇矛勢將壓山揚旗出
逐寇駭而奔是屠是割勇氣益振時先幾謀或垂遠我以
死抗我志敢隳人誰無死死能為國不黍厥家身又惶卹其
氣之雄不隨物遷營魄來歸有風冷然爪髮雖微與四體同
既樹而封松楸鬱葱巫陽下招勿之四荒幽宮是藏有永其
康

書畦樂翁事

畦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
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真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
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騁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
飲脩脩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
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游駕雙鳥捷衝雲而耕土脉壅
起虛廣若積塵翁荷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斲成小
窪取嘉蔬藝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螺已而怒長翠光方

旬如子背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網緇往過來續往者不
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
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為黃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
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
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
百齡萬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
然不免於孩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
天者自天吾未嘗壽之天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天者不為
壽而壽者不為天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
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藝蔬云乎哉藝蔬云乎
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為知道蔬謂翁問其故翁不
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
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
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醯鷄以甕中為天爾何暇與大方之

外哉子休矣子休矣為說者曰吾聞江左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實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誼其死聞孺子之風而興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公而以文墨議論見稱譽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乎道矣予故具列于篇以示知翁者

恭題 御製命桂彥良職王傳勅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傳且親御翰墨為文勅之識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 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

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疑臣瀛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 勅文以善學孔

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

雖然今以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

聖知若此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

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翰林學士承旨 嘉議大夫知制誥無庸 國文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翰苑別集卷第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

翰苑別集卷第十

日本達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為國中貴族父某
 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為佛像持以印空
 父竒之曰是兒於善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
 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即鬻髮受具足戒自時厥
 後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証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
 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叅無見觀
 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峯本公以
 高峯止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
 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即蓬累而出往見中
 峯中峯一見遽命給侍立左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
 塵不斷如纏縲何禪師退涕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峯憐
 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透則生死悟則涅槃

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然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
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
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
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
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
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
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
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
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吉林茂公。東嶼海公。
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
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
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
我乎。禪師曰。雲水之縱。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
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

之慧林。辨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
山源公議。華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眾
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
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為第
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
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解。一
如慧林。特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
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入
龕。瘞之母。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徧語諸刹。舊弟子恪守
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負朋候問。起居應接如
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反。至復曰。吾塔已
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
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
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覺宮為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

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
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貴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
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無坐之時儼若臨眾目光
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矣及聞其謨言温若春陽莫不心
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
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錄并外集
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
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
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
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
絕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握
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馳霆錫逢者瞻落達摩氏之道藉
是以中與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
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

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枝十有二世楊
枝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
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
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
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嶙峋陰陽變幻剖明瞭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
青眼照秋昊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
在海濱達摩示現留圖續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瓜瓞
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耀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願輪佛
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涅槃生
死俱幻塵有壁積鏡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
璃勻出世秉法如握種左擎右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噉
飛樓湧殿登輪困奈何無礙塔既新大字題額耶反真此道
本來無訛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行沃言根元無隻字

鐫蒼珉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住持海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庠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務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治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慕之然非行業夙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廡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峯族姓宋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恒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敲翅為鷄號玠亡已父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有童幼

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癡坐將馬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至鄞縣金鵝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眾中聞之忽若有解處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者如蟻晦機見師至問口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填荒協應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

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
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
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
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是不
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
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
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
力則為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
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
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
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暨
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
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洲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

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
可為矣逮入

聖朝師以老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
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
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毗勿令四衆衣麻
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
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
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
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
所聚群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
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殯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
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
也雖然師之行業屢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

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籠悉玄妙祗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錡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鵝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孰知枘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闢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樵花六相義文采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子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遇且感太史述辭鑄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伴讀陳發痛其父母俱亡屬于學子平隲衆行成

書謂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縣客授將樂伍氏不幸以疾終伍氏為殮且殯發年切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窶夫人嘗泣曰爾父之骨塗殯異鄉魂神無知則已脫有知月苦霜淒之夜寥寥將焉依吾一念及慈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親治絲枲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讀至雞初號乃已發亦謹識之期先蹈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間行至將樂中道為亂兵所掠陷虜口數四夫人以為無相見期及發適還夫人撫頂曰吾以汝發死矣今幸一見其天也耶圖欲再往俄夫人又不幸以歿發痛心疾首將欲無生今獲事賢王於藩邸奉令南旋隻影徒步走三千里躬負先子之骨臥起與之俱既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咽流涕既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諱套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

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為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
 棣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藉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
 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齟齬輒棄去而精研堪輿曆數之學亦
 嶽大匠薦為邵武校官謝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必見
 事為齋志以死發大懼德聲不遠聞然聞不聞在執事爾願
 哀矜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為惻然傷之爾
 父為志士而發願不得為孝子矣乎宜為銘君諱廷臣字以
 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葬之日則今洪武
 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其志之疆時則匪臧軋而或傷有子之良亦可謂之不亡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
 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蹠而奏曰博士臣倣以詩經施教成

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
 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寢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
 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侍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
 日戊戌倣具朝服詣丹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

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

誠耄矣歸養于家為宜倣於是以前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
 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
 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
 善持手簡授瀛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
 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
 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
 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

矣 天子召見親加 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
以官俾為鄉人策同矣出內府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
蓋 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
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其多事之臣亦已斯所以度越
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為孝弟之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
區區微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
君子之所望哉瀟亦毫美
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叙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
竊思以自勗焉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
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
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漢將軍

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舉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
以其事聞

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
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 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

馬之力一旦上承

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

地之持載莫可比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

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

臣之義然而五歲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擢髮

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

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

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瀟為之銘瀟聞忠孝者天地

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

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箋之

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

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繳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親不置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維賤不食其餘洗洗徐君其力如庖談笑折衝疇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帝德如天罔敢弗

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况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蟠蛟結螭是頌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此心堅如鉄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查林曾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妣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鄆魯襄公六年曾

人曾即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天為季氏字天生阜為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皙生參字子輿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導導生羨羨生遐遐生盈盈生漢山陰縣都鄉侯樂樂生浼浼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闡闡生植植生橫橫生興興生丞丞生三子珪舊畧珪仍居吉陽鄉舊遷雲蓋鄉畧居撫州南豐自畧十四傳至唐宜州刺史可徒江南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為三兄弟號曰三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暉仁旺仁光仁旺生大師密國公致堯致堯再傳為文定公鞏又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南山甫有九兄弟列為九支自是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將及千散處江源兩源丘方陽城樓下五郊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熒熒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

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
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初風尚猶存有名士最字旦
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為江蘇知試第一入我
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時承 旨禁石與旦初交甚洽
問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
所謂扶風河內青真襄陽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
泉慶韶交諸州非如氏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
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間有藏者寶秘不以
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竊錄以歸訛者止之缺者補之重編為
書頭為序諸篇首以傳濂聞而嘆曰聖賢之胤祚何其演迤
而浮長哉昔者顏淵出於顓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歆歆
生儉儉生威威生芄芄生億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
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吳越越甌閩至今多子孫其盛
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胤祚何其演迤而深長哉旦

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倦倦於是而弗忘者欲惇本支序
親疏而為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寶秘而為一己之私者其
隘不亦甚乎濂因以所聞疏其槩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
馬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
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即隨 大駕飛渡長江及
駐蹕金陵日侍 帝之左右出入則佩劍扈從有餘閑

詔令攻習書史唯恐其懈怠也且 親程督之已而任為千
夫長遂掌禁旅陞宣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
贈二代大父祿翁贈明威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妣楊氏
追封德人父成宣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
穎川郡伯配方氏追封穎川郡君先是穎川公本姓陳氏世
居濠州之定遠濂則今改為鳳陽公少年時神爽秀發行事

允蹈規矩同里方翁無嗣唯有一女見公賢竟以一女妻之
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
皇上聞之賜姓曰陳方所以明繼二家之宗緣人情以起禮
也公忠厚長者其奉明威公夙夜孳孳唯恐弗其意温清之
節滄澗之供咸無愆於時且端慤儼重若未易親炙撫世酬
物輒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開之以善道歷
陳古今成敗某也賢某也不肖言辭有精魄聽者為之聳耳
無不率德改行者晚遇六合載清子若孫與有祿食者四人
方將娑娑嬉游以享盛報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一年正月十
一日也享年六十又四其年二月某日與方郡君合塋江寧
縣歸善鄉彈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
人長伯理蚤世次即亮今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庸
明威將軍僉荊州衛指揮使司事次煜孫男十四人長忠明
威將軍僉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

千石所金撫次文次武次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
次禮次義次誠子聞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贊鴻業
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光武肇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為帝鄉當
時元夫志士無不挈風躍雲吐陽嘯陰致身於九霄之上優
渥之澤延及先世書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
異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 帝秉寵錫便
蕃固間存歿一門之內拖紫紵朱 龍光所及照映泉壤於
是可見 皇靈溥被生榮死哀者矣夫紀載 上德勒
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為銘曰
濠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為寶世相因孰知久誦勢必信有子
趨勇冠等倫明良胥會際風雲長牙 劍思策勲六合既淨
無妖氛 帝曰汝亮也且尚掌吾禁旅護九闔桓毅果
敢皆肅賁貶封二代渥澤均五色靈詰音綠文昭功焯德推
前人黃繒騰副燎告勤煮蒿凄愴應感神瑩闡樹色亦欣欣

精白一心答

龍恩非忠與勤吾曷云太史勒銘表墓門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母

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

墓下復請一介蟻蝨之戶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

鸞陵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修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

堅匪石願吾子為文之瀟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

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

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

壻者始遷於禮園社壻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

折衷之廣之士大大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沒壻社之

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壻父晝夜念

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

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

尤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謬者漢儒

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

士咸謂府君詩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

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

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

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樞壻于增城縣西之

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

官風采凜然會墨為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次

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房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

人有云為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

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為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

實合於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
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亦欲為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
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
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鬱蔥而綿
延是為張氏之阡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
公歿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
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堙沒無傳請于大都督
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籌以其事聞制曰
可遂勅翰林學士承旨臣瀛為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
歷天台詹鼎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廟諱更名真因字谷
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遂占

公長七尺壯貌魁梧而身白如粉有偉丈夫量未嘗宿
怨識者已知其為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眾倡亂出入海島
劫致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
不獲因從而緹緝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
效尤為亂勢熾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為其所掠殆盡民患苦
之中書叅知政事魯兒只班發鄞縣兵討蔡寇公之怨家誣
構與其通達甚急公大恐屢傾貲贖吏尋捕如初公度不
能繼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
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為茲媒藥及良民吾
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為得計耳咸欣然
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誅齊氏以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
數千乂屯不鮮朝臣察其非罪奏為慶元定海尉使散衆各
安其居自時厥後汝穎兵大起海內是沸齊國忠襄王李察
罕保蘆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竄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真

分有江漢荆益張士誠據浙湖公亦有慶元台温三郡之地
同縣章子善者好從精之出走此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
教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地有分裂之勢足下奮
襖一呼千百之舟數萬之衆可立而待浙江而上則南北
中絕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首尾海闊廣歐越可傳檄
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奮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
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
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敵為主保境安民以俟
真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
遷至江淞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
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
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偽都在焉文炳真陳
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
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衝乃復參用步騎

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齊平橋
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兵衆持葦席藉塗
沉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亂射公燎及鬚髮橫刀大
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禽鳥散去公與壯士
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真接戰公出八陣中所嚮輒波靡橋左
右水騎訖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真棄馬走亡七
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戰十捷直至
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鎮
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惠德數加爵賞歲至太尉
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衛國公印章昆弟子弟賓客皆至大官
當是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文所指無
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
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爾等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
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爾等速于克入行上喜曰自

古英雄以義氣相許，言不辱人，六月事成，同里富貴，何以質子為？遂使完歸，公不遺使，遣使守城邑，公絕歸，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上等之兵，皆自道，粟元都，府群雄方爭，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勇，蔽江海，使有交，一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養，蔣英，等叛，公緝，言緝，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公不許，曰：吾肯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沒。

上遣使臨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

上詔六將軍，徐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莫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

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不知所為。乃封府庫，具氏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躡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

自絕於天地，敢一陳愚言。惟陛下財幸，臣本庸才，厥年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口，左肅之念，曩者陛下霆擊雷掣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于人侍于時，固已知者也。而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則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時，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

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俟命上覽表趣公入觀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

上以公誠慤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與興至第則成末疾矣

將軍僉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

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推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

陛下以臣故曲知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

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

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即死毋歸塋海濱

主上遇我過厚可求京城外之地理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

之原惟食禮部為奏請上欣然可之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塋禮也公世為善人而其父充柔良人弱之屢致侵

蝕父嘆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母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受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勲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

即禮與完其三曰卒曰則曰安女五二適上族餘在室孫男

六隋六業未海內紛紜江華黎黎保民據有歎宣抗睦發統

六州之墟雖蒙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庶籍民數

以歸職方權為歙州刺史子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

者蓋公以豪傑之姿處三略六州十一縣之民

天兵壓境避而去之會無一夫彼乎且刃其有功於生民甚

大然而天運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

崇階赫奕光華視唐則有如焉於是屈序其故著為銘詩以

宣明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傑相吞公據寧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

覬綏定一隅以俟

真主大明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王乃籍

土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皇帝詔還喜動龍顏

卿能庇民朕數嘉嘆居海邦倚水為強旌旗揚揚武夫洗

洗舳舻數千橫行海中諸蕃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

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禁身

乃就殛以此較彼卿實為能爵之崇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

金宣王奏公拜稽首天子萬壽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

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歎事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

公雖歿矣德曷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a date, locat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子' (Zi) and '年' (Nian),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year of writing.

